

美国工业化时期未婚女性就业骤兴的原因探析

杨静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吉林长春, 130024)

摘要: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在美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动下, 美国社会初步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型, 并由此产生了大量就业机会。与此同时, 在众多海内外女性移民涌向城市以及经济压力和自我价值实现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美国女性迅速进入不断扩大的劳动力市场。然而, 由于当时美国社会传统的家庭观以及“共和国母亲”等妇女观对已婚女性的严重束缚, 最终形成了美国转型时期以未婚女性为主体的女性就业高潮。

关键词: 美国; 工业化; 城市化; 社会转型; 未婚女性; 就业

中图分类号: K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0)04-0095-06

工业革命以前, 美国家庭的经济重担一般由男性承担, 女性鲜有在外谋求职业者。工业革命兴起后, 女性就业人数开始缓慢增长, 1800 年就业女性仅占女性总人口的 5%, 到 1850 年已增长至 10%。^{[1](130)}从 19 世纪下半叶起, 随着美国工业革命的全速发展, 美国就业人数迅猛增长, 从 1870 年的 1 216 万增至 1920 年的 4 101 万。其中, 女性就业人数从 1870 年的 171 万增至 1920 年的 827 万, 女性就业率从 14.8% 猛增至 24.2%, 增幅高达 63.5%。^{[2](92)}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调查, 1890 年至 1920 年就业女性中的未婚者始终占 60% 以上(见表 1)。正如上世纪美国女性研究学者克劳迪奥·戈尔丁(Claudio Goldin)指出的那样, 在美国女性劳工的历史上, 大约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是单身姑娘的天下。^[3]因此,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未婚女性是美国女性就业领域中当之无愧的主力军。^①

国内史学界对这一时期美国女性的研究较为丰富, 但多集中在女性选举权运动、中产阶级女性领导的社会改革运动, 女性高等教育发展以及女权运动发展史等方面, 而很少对美国女性就业问题进行专题研究。^②鉴于此, 本文拟从美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外来移民洪流与国内人口流动、经济压力与自我价值实现、传统社会观念对已婚女性的束缚等 4 个方面, 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未婚女性大量就业的原因进行考察分析, 以期对全面理解这一时期美国女性的历史有所裨益。

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

从 19 世纪下半叶起, 美国开始进入工业化时代。新发明、新技术和新的管理方式在制造业中广泛应用, 美国经济飞速发展, 到 1900 年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工业国。与此同时, 美国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变, 1860 至 1900 年, 美国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由 56% 下降至 33%, 而制造业产值则由 33% 增至 58%, 制造业中的就业人数增长了 4 倍。^{[5](229-230)}工业化的机遇也惠及广大女性, 这一时期就业女性人数也大幅提高。

新机器的投入使用, 使得以往许多需要男性工人运用肌肉力量、并经过复杂工序才能完成的工作变得简单轻巧, 以至于力量弱小的女性都可以保质保量的完成。为了节约成本, 许多行业开始大规模招聘工资仅有男性一半的女工, 并由此导致行业性的女工代替男工的局面的形成。以纺织业为例, 1890 年以来, 随着新型纺纱机逐渐取代沉重的米尔斯纺纱机, 纺织业出现了女工大范围代替男工的局面。一家纺织厂的主管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 “星期日的下午, 当男工都回家后, 我们拆卸了厂房中所有笨重的机器, 换上新机器。当男人们周一清晨再来上班时, 他们震惊了。因为这里已没有了他们的岗位, 年轻姑娘们早已站在

表 1 1890~1920 年美国就业女性婚姻状况统计表^{[4](14, 22)}

婚姻状况	年份							
	1890		1900		1910		1920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未婚	2 531 548	68%	3 143 712	65%	4 276 487	61%	6 373 984 ^a	77%
已婚	515 124	14%	769 477	16%	1 682 552	24%	1 920 281	23%
离异	35 215	1%	63 436	1%	1 065 245 ^b	15%	—	
寡居	630 157	17%	857 005	18%	—		—	
总计	3 712 144	100%	4 833 630	100%	7 010 634	100%	8 277.901	100%

a 项数据包括寡居和离异者；b 项数据包括寡居者。

新机器前开始忙碌。工厂老板对此非常满意，因为女工每周工资仅需 6 至 8 美元，而男工却至少需要 12 至 14 美元”。^{[6](122)}这种状况也广泛发生在制鞋、玻璃制造、陶瓷制造等其它工业化程度较高的行业中。从整体上看，从 1870 年起，制造业为女性提供的岗位逐年增加。到 1900 年，该行业中的就业女性数量是 1870 年的四倍，并且这些新增的女工大多数都是未婚女性。^{[7](235)}

电话、电报和打字机等新发明的投入使用，为女性提供了许多新的就业岗位。以电话行业为例，1878 年，电话在美国纽黑文(New Haven)首次装配接线总机，正式投入商业使用，到 1920 年，美国的电话普及率已达到 12.3%。^{[8](28)}作为一种新兴的职业，电话接线员起初都是青年男性。然而事实表明，男性易怒和缺乏耐心的性格并不适合这种工作，而女性甜美的声音和细致耐心的性格很快就征服了顾客和老板，再加上她们工资更为低廉，最后致使电话公司将接线员全部更换为年轻姑娘。到 1890 年，几乎所有的日间电话接线员全都由年轻女性担任。打字和电报行业亦是如此，因为雇佣老板很快就认识到，女性纤细灵巧的手指非常适合使用这些新发明。正如雷明顿打字机广告所言，“我们为志向远大的女性制造了最棒的圣诞礼物，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发明可以为年轻女性开拓如此广阔而简单易行的大道，带她们通向高薪、适合的职业”。^{[9](318-319)}

泰勒的科学化管理方法在制造领域的迅速普及也同样推动了女性就业的发展。19 世纪末，美国出现了公司合并的高潮，并涌现出许多全国性的大企业，甚至出现了跨国公司，形成了产、供、销一体的多功能企业。为了适应不断扩大的国内外市场以及更有效地组织生产，弗雷德里克·泰勒通过仔细研究工人的劳动过程，将过去工人所运用的全部知识、技能进行分类、细化，将复杂的生产工序分成许多小的生产环节，并形成各种规定、章程和条例，使工业生产实现流水

化作业，以求最高效地利用劳动时间，提高生产效率，并称之为科学化管理方法。^{[10](36)}显然，这使得以往复杂的生产工序变成了一项枯燥、乏味、不断重复的简单操作。为了确保这一制度的最有效实施，工厂需要选择听话顺从的工人，尽可能减少生产过程中意外事件的发生，确保生产进程。这种挑选工人的方法无疑对性格更趋忍耐性的女性十分有利，再加上聘用女性的成本低廉，到 1900 年，纺织厂、卷烟厂、制衣厂一半的工人都变成了女性，女性成为流水作业工厂的生力军。

与此同时，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也为女性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随着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功能日趋完善，导致政府部门不断增多，因此，需要大量从事文职工作的办公室职员。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政府部门女性职员的数量开始逐年上升，到 1890 年已有 4 875 名女性就职于各级政府部门，1900 年上升至 8 119 人，增幅高达 66.7%。^{[2](148)}另外，城市中不断涌现的商业组织、福利机构、公共事业也为女性提供了许多文职岗位。1900 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调查显示，在政府、社会机构和各种企业中从事文职工作的女性已达 8 万多人，其中超过 3.5 万人集中在全国 27 个主要的大城市中，并且几乎都是年轻的土生白人未婚女性。^{[4](97-101)}城市中刚刚兴起的服务业，比如饭店、旅馆、杂货商店、洗衣店和美容院等同样为女性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1870 至 1900 年间，从事洗涤业的女性以每十年翻一番的速度快速增长，到 1910 年全国从事洗涤业的女性已达 60 万之多。其它行业，如足疗和牙齿卫生保健工作，到 1920 年时女性的就业人数也都超过一半。^{[6](112)}

二、外来移民洪流与国内人口流动的促进

1880 年以后，美国迎来了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移

民高峰期。据统计,1880至1890年十年间,外来移民的数量达到了500多万,1900至1910年将近900万。尽管1920年代以前,美国外来移民中男性一直占绝对优势,但1820至1920年的一百年中,移民美国的女性数量已超过1000万。^{[11](105-106)}虽然她们一般是跟随父亲或丈夫移民美国,但也不乏单枪匹马独闯世界的勇敢女孩。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爱尔兰女性移民,她们大部分是单身,来美国的目的是找份工作养活自己。另外,1870至1890年,来自丹麦和瑞士的女性移民也呈现出鲜明的单身特征,将近20%的丹麦女性移民和30%的瑞士女性移民都是单身。^{[12](21)}大量女性移民进入美国,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同时也为这一时期女性就业数量的增长做了充分准备。

这一时期移民潮所表现出的民族结构特点,客观上也促进了大量单身移民女性进入就业市场。1880年以前的移民主要来自西北欧国家,以新教徒为主;而此后的移民主要来自非英语的东南欧乡村地区,多是天主教徒,被称为“新移民”。“新移民”中多数人希望抵达美国后继续务农,圆农场主的梦想。但是19世纪末期,由于西部边疆开垦完毕以及随之而来的土地价格飙升,大量“新移民”的农场主梦想破灭,只好到密尔沃基、底特律、克里夫兰、芝加哥、波士顿、纽约和费城等东北部的城市落脚。^{[13](61)}以1890年为例,73.3%的外来移民生活在人口超过2500人以上的城市中。^[14]对于大多数东南欧移民来说,七口之家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显然仅仅靠丈夫一人之力难以养活整个家庭。因此,这些新移民中的女性不得不在操劳家务的同时,分担家庭经济的重担。通常情况下,已婚移民女性几乎不可能外出工作,一是家庭主妇需要操持家务,照顾丈夫和子女,二是移民家庭受母国传统文化影响,一般不赞同已婚女性外出工作。对于未婚移民女性来说,则没有这些束缚,她们可以选择外出工作减轻家庭经济的负担。例如,19世纪末期,芝加哥15岁至19岁年龄阶段的意大利裔女孩几乎都有外出工作的经历。^{[1](75)}

伴随着外来移民洪流,美国国内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村年轻女性向城市流动的现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工业化的推动下美国城市发展迅速,城市居民生活明显改观。反观农村,农民并没有成为大工业社会的受益者,农村的生活条件与城市相比相距甚远。一些年轻的农村女孩开始厌倦农村千篇一律、枯燥无味的生活,渴望奔向城市。1895年出版的小说《罗丝的沉思》(Rose of Dutcher's Coolly),就反映了乡村女

孩厌恶农村生活、渴望奔向城市的情绪。小说的主人公罗丝·达彻是一个乡村姑娘,她认为:“美国已经入了城市的时代,如果你还生活在乡村,你就只是一头牛,一只蝌蚪。”她抱怨道:“每天必须五点起床做早餐,洗盘子,接着又准备午餐,打扫房间,织补衣物和准备晚餐。然后周而复始,重复昨天的事情,直到身体像一根小木棍一样腐烂在泥土中”。^{[12](22)}于是,许多像罗丝·达彻一样的女孩希望逃往大城市寻求工作。另一方面,工业技术应用到农村后,农业机械化水平普遍提高,大量农业劳动力获得解放,农业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开始急剧萎缩。最后,在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的共同作用下,许多农村未婚女性结伴逃离乡村沉寂的生活,奔向繁华的城市,到机器轰鸣的工厂中寻找她们的理想。

总之,来自海外和国内的乡村女性大量涌向城市,为美国工业化制造业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这些走出传统家庭的年轻女性在城市中形成了一个新的阶层,社会改革者称她们是“漂泊女性”(women adrift)或者是“就业女孩”(working girls)。

三、经济压力与自我价值实现的驱动

毫无疑问,经济压力是这一时期大量未婚女性就业的首要原因。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城市中1/3~1/2的居民都是贫困的移民家庭。尽管移民家庭的生活水平极低,但单靠一个人微薄的工资收入仍然无法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例如,1875年,马萨诸塞州劳伦斯城一名男性工人的年平均工资是500美元,但当时一个小家庭的年支出至少需要600美元。而在1893年的经济萧条时期,工人工资还大幅下滑,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只有300美元,但仅租房子就需要200美元。^{[6](121)}美国参议院在一份关于就业的报告中指出:“从美国北部的纺织工业城市到南部的棉花加工地区,所谓的美国式标准家庭——妻子、儿女依靠家中的男人无忧无虑的生活——其实早已不复存在。”^{[15](485)}贫困家庭极其需要其它家庭成员赚取收入,补贴家用。据调查,一个北方纺织工业城市的工人家庭,至少需要三个以上家庭成员赚钱,才能勉强维持基本生活。通常情况下,成年男性必须要有一份稳定的工资收入,家庭主妇则在家中靠一些力所能及的零活获取微薄的收入,同时家中具有劳动能力的儿女也必须外出工作。这种现象在移民家庭中非常普遍,例如,纽约州科霍斯城(Cohoes)的爱尔兰移民家庭,80%年龄

在15至19岁的年轻女孩都必须外出打工,3/4魁北克移民家庭的女孩也都需要工作补贴家用。就连贫困土生白人家庭的女孩也常因经济压力,必须每日工作赚取收入。^{[6](125)}到1890年,年龄不到20岁的女孩,大约3/4都有一份工资收入,与内战前的1/2相比有了大幅度提高,这其中仅有3.3%的已婚女性进入就业市场,到1920年这一比例也仅为7.9%。^{[16](75-76)}

与上述由于经济压力而被迫走上工作岗位的未婚女性不同,一些美国中上层家庭的未婚女性则是自愿走上工作岗位。工业化的腾飞对美国传统家庭生活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一些传统的家庭生产进一步走向衰落,像面包烘烤、罐头和果酱的制作与贮藏,缝制衣服等这些耗时费力的家庭生产,大都被社会化大生产所取代。这些产品很容易在市场上买到,而且物美价廉。正如1900年,马萨诸塞州劳工统计局在其报告中所言:“社会化生产将会在多大程度上代替家庭内部的生产,也许还需商榷,但这种趋势绝对毋庸置疑。现在,就连最保守的家庭主妇也无法拒绝工业生产为家庭所带来的方便快捷。”^{[6](110-111)}另一方面,一些省时省力的家用器具此时也开始进入中上层家庭,富裕家庭的厨房里开始出现水果削皮机、除核器等器具,一些家庭甚至已经使用半自动的曲柄手摇洗衣器具。显而易见,以往许多需要多个家庭成员共同劳动才能完成的家务劳动,此时仅需母亲一人就可完成。因此,那些出身富裕家庭的年轻姑娘已不需要帮助母亲料理家务,基本上无所事事,她们的人生中出现了一个“自治期”(autonomy)——即从青春期到出嫁之间的一段时间。在此期间,许多未婚女性为消磨时间,或是想在结婚之前体验一下自立的感觉,而选择外出工作。例如,在贝西·沃·斯特(Bessie Van Vorst)所作的一项调查研究中,一个女孩非常自信地表示:“我并不是被迫工作的,父亲给的钱足够我的任何花销,但是我喜欢自立的感觉,因为这样可以让我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花钱。”^{[12](25)}可见富裕的中上层家庭未婚女性进入就业领域并不是为生计所迫,仅仅是想品尝自立的滋味,以实现个人精神上的满足感。

但从总体来看,大多数未婚女性走上就业岗位是迫于经济压力,想从就业中体现自我价值的仅仅是其中的少数。对大多数未婚就业女性而言,就业并不是自愿的选择,其中包含太多的被迫与无奈。许多人刚满16岁,就被送到了她们可以贴补家用的任何岗位,无论那里的工作条件多么艰苦,她们都必须面对。因为她们家里很可能有一位寡居的母亲或酗酒的父亲,也可能有年幼的弟妹正等着她的工资度日。

四、传统社会观念对已婚女性的束缚

纵观美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历史,早期欧洲移民来到北美大陆时,把欧洲古老的文化传统也一并移植了过来。故而美国关于家庭和女性的观念,也深深地根植于欧洲传统习俗之中,形成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然而,在农业社会里,家庭经济生产是人们生存的必要条件,无论丈夫还是妻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包括孩子,都必须承担家庭经济的责任。在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家庭经济作为生产单位的模式开始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专业化的工厂生产方式。因此,随着经济生产活动场所的转移以及家庭功能的变化,女性开始慢慢地与经济生产活动相脱离,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非生产性的家务劳动中,即所谓的“女性领域”。

19世纪末期,随着美国工业化的飞速发展,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社会风气每况愈下。男性每日在尔虞我诈的残酷竞争中疲于奔波,早已身心俱疲,非常希望无论何时回到家中,都能得到妻子温柔的抚慰。女性虔诚、纯洁,充满爱心的形象,与男性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中争强好胜、冷漠麻木的形象截然相反,因此这一时期与社会联系较少的女性,开始被人们视为是道德的化身。这样一来女性在家操持家务、服侍丈夫、照顾孩子,男性在外谋生、养家糊口的性别分工模式进一步得到强化。此后,“女性领域”的观念几乎被夸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并将那些能够把一生奉献给“女性领域”的妇女称为“真正的女性”,并得到社会的褒奖和尊敬。

另外,当时美国社会的另一个传统观念——“共和国母亲”^③——也让已婚女性除了家庭以外,几乎寸步难移。^{[13](9)}著名作家凯瑟琳·比彻(Catharine Beecher)曾动情地写道:“母亲是世界上最神圣、最美丽的称谓……因为整个国家的特性和命运都源自于母亲的双手。”^{[12](33)}依照美国当时的社会观念,女性一旦结婚成家就必须放弃自己的工作,如果女性婚后还继续工作,那么各种富有想象力的说法、猜测,如丈夫失踪了、失业了、残废了等等,便会不期而至,并迅速流传开来。对于男性来说,如果无力养家糊口,需要妻子外出挣钱贴补家用,那不仅在妻子面前抬不起头,而且在同事朋友面前也会觉得脸上无光。^{[13](57)}久而久之,母亲便成了已婚女性的终生“职业”。美国社会“共和国母亲”的观念成为一把双刃剑,它在歌颂女性美德的同时,也把大量已婚女性牢牢地控制在家庭

狭小的范围内。而那些刚刚移民美国的已婚女性,虽然没有“共和国母亲”光环的限制,却也很少能够外出就业。正如前文所述,19世纪80年代以后,外来移民主要来自东南欧的乡村地区,那里的文化颇为保守,已婚女性外出就业广泛受到限制。以意大利移民为例,其已婚女性被严禁外出打工,只有家中年长的女儿才有可能外出工作。因此,传统观念对已婚妇女的束缚对这一时期未婚女性就业的兴起起到了客观上的促进作用。

五、结语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工业化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美国社会初步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型,并由此形成了一股以未婚女性为主体的女性就业高潮。由于其增长速度之快,幅度之高,迅速成为转型时期美国社会中最引人注目女性群体之一。未婚女性外出就业的经历无疑扩大了女性的生活空间,为所有意欲从家庭走向社会的女性起到了很好的榜样作用,并为美国女性从传统女性角色向现代女性过渡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天的中国也处于社会重大转型期,女性自我觉醒的意识也不断增强,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女性就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同样遇到了许多挑战。中国女性应怎样不失时机地抓住时代赋予的机遇,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未婚就业女性的经验,无疑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虽然生活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和政治、经济制度中的两国女性,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历程和需求,美国女性自我解放的历史不应被视为我国女性效仿的固定模式,但对别国女性历史的研究可以打开国内女性的视野、开辟新的思维方式,使我国女性能以不同于传统的视角,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并根据具体情况寻求自身的发展。

注释:

- ① 未婚女性是指无婚姻经历的女性,不包括离异和寡居者。原则上年龄不小于16岁,依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历次对女性就业所采取的年龄划分,年龄小于16岁者被视为童工。另受资料所限,本文的就业女性不包括农业工人。
- ② 参见王皖强、黄亚红:《美国女性争取选举权运动初探》,《史学月刊》1995年第1期;王保星:《19世纪后半期美国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动因分析》,《河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周辉荣:《19世纪美国妇女禁酒运动及其影响——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个案研究》,《史学月刊》2002年第5期;孙燕:《美国新兴城市中产阶级的职业特点和家庭生活》,《浙江学刊》,2004年第3期等。

- ③ “共和国母亲”的内涵是指:母亲对于共和国的成长、发展和壮大,承担着培养下一代接班人的神圣使命,肩负着促进共和国繁荣富强的重大责任。这一概念的形成主要基于这样一个逻辑推理:共和国的存在和发展仰赖于公共道德的确立和维护,而公共道德的思想主要由父母来负责灌输、教育和培养。由于母亲的主要角色是操持家务和抚养孩子,所以教育孩子公共道德的重任自然落到了母亲肩上。这样一来,母亲不仅仅是个别孩子的母亲,而且还是“共和国的母亲”。参见王恩铭. 20世纪美国妇女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出版社,2002.

参考文献:

- [1] Catherine Clinton, Christine Lunardini. The Columbia Guide to American Wome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 [2]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Comparative Occupation Statistics for the United States (1870~1940) [R].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 [3] Claudio Goldin. The Work and Wages of Single Women (1879-1920) [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80, 40(1): 81-82.
- [4]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s of Women at Work [R].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7. http://www2.census.gov/prod2/decennial/documents/007-79830_TOC.pdf, 2008-09-20.
- [5] 杨生茂, 陆镜生. 美国史新编[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 [6] Alice Kessler-Harris. Out to Work, A History of Wage-Earning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7] Nancy Woloch. Women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M]. New York: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2006.
- [8] Margaret Gibbons Wilson. The American Women in Transition, The Urban Influence (1870-1920) [M].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79.
- [9] (美)盖尔·柯林斯. 美国女人——玩偶、苦力、内助、英雄[M]. 暴永宁, 何开松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6.
- [10] 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M].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19. <http://www.archive.org/details/principlesofscie00taylrich>, 2008-01-06.
- [11]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Z].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 [12] Lynn Y. Weiner. From Working Girl to Working Mother: The Female Labor Forc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20-1980) [M].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5.
- [13] 王恩铭. 20世纪美国妇女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出版社, 2002.
- [14] 梁茂信. 1860-1920年来移民对美国城市化的影响[J]. 东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 (5): 27-33.

- [15] Senate Doc. 645, 61st Cong., 2d Session, Report On Condition of Women and Child Wage-Earn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ume XIX: Labor Laws and Factory Conditions [R].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1. <http://www.archive.org/stream/reportonconditio19unitrich, 2008-07-25>.
- [16]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Women in Gainful Occupations (1870-1920) [R].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9. http://www2.census.gov/prod2/decennial/documents/00480298no9_TOC.pdf, 2008-09-07.

An Analysis of the Causes for the Rise of Unmarried Women's Employment in America during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YANG J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ies,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d a significant social transition from a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culture to a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This transformation created many opportunities for female employment. During this period many female immigrant from both the American countryside and foreign nations moved to the US. Hoping to escape financial pressures or achieve self-worth, a large number of these women rapidly entered the ever-expanding labor market. However, due to the traditional restrictions on married women, many of these working women remained unmarried, thus becoming a major portion of the labor force during the Gilded Age.

Key Words: the U.S.A;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social transition; unmarried women; employment

[编辑: 胡兴华]

(上接第 9 页)

Flexibility of doctrine vs reality—a research on Mencius' Li

LI Yougu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Confucius, Guodian Rujian regarded sentiment as Li's(礼). Mencius was influenced by the history and tradition, especially Guodian Rujian, while its main roots are in their study of ritual theory, which it reflected activity and goodness. So, he didn't only insist on the principle of "not deliver something by hand", but also the variability and flexibility of "rescuing somebody by hand". For the ceremony, we must move in the inner, then function better which should be real and ritual played out completel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Confucian "Saint and Emperor". Therefore, what behind Li exists the appropriate expression of emotions. The contrary of Li, they could contribute to the expression of true feelings, which not adhere too rigidly, and which should be the most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about the Li of "Jing and Quan".

Key Words: Li; Li; Guodian Rujian; Mencius; courtesy; righteousness

[编辑: 颜关明]